



持微火者

当代文学的二十五张面孔

张莉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持微火者

当代文学的二十五张面孔

张莉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持微火者：当代文学的二十五张面孔 / 张莉著. --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306-6948-8

I. ①持…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6449 号

选题策划：徐晨亮
责任编辑：齐红霞

版式设计：郭亚红
封面设计：王 烨

出版人：李勃洋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86-22-23332651（发行部）

+86-22-23332656（总编室）

+86-22-23332478（邮购部）

主页：<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185 千字 插页：2 页

印张：10.25

版次：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越奇幻,越民间	
关于莫言	003
难以转译的“中国性”	
关于贾平凹	015
叙述声调里的秘密	
关于余华	026
那些“沸腾的欲望”	
关于铁凝	037
与“变”易,守“常”难	
关于王安忆	047
“寻常”里的“不寻常”	
关于毕飞宇	056
那场痛楚和百感交集的阅读旅程	
关于格非	066
对存在意义的执迷	
关于刘震云	076

凝视作为“现实”的世界	
关于苏童	086

异质经验与普遍感受	
关于阿来	097

重写“人民的主体性”	
关于韩少功	108

把自己写飞	
关于林白	118

灾难记忆,或生与死	
关于迟子建	127



有肉身的叙述	
关于周晓枫	139

看吧,这“非常态”书写	
关于陈希我	149

我们时代的“归去来”	
关于魏微	162
与时间博弈	
关于冯唐	174
在生活之上	
关于廖一梅	184
探取暗疾之景	
关于鲁敏	195
在人心的更深更暗处	
关于徐则臣	207
有内心生活的人才完整	
关于张楚	217
作为生活本身的常态与意外	
关于曹寇	224
隐没的深情	
关于葛亮	232

嚎叫的力量	
关于郑小琼	243

“一往情深者”的秘宝	
关于纳兰妙殊	255



我们为什么关注非虚构?	269
-------------------	-----

在逃脱处落网	
70后写作的个人化与公共性	279

意外社会事件与我们的精神疑难	
70后新锐小说家与“城镇中国”的重构	297



就让那些像流水一样的变化都去吧,小说家要写的是生活之下的、那些不变的常态,他们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用细密抵达的汉字,重构一位独立艺术家与所在时代之间的应有关系。

越奇幻,越民间

关于莫言

据许多去过莫言家乡的人说,现实中的高密东北乡并不像其纸上描绘的那样美妙精彩,它跟无数中国北方乡村一样平淡无奇。但我想,这样的印象多半是因为我们对高密东北乡的不了解导致。我们没有喝过那里的井水,没有吃过那里的粮食。有谁和那里的牛羊倾心交谈过?有谁见过黑夜里突然从水中冒出的红色小鬼吵吵闹闹?有谁看到过那个姓蓝的单干户推着独轮车顽固地行走,身边有瘸腿毛驴和小脚妻子陪伴?有谁去赶过那个将千言万语压在心头、一出声就要遭祸殃的“雪集”?我们的确到过高密东北乡,但却从不知晓那里的故事多如牛毛。我们到过现实中的那个地方,但并不代表我们了解它,如同我们与某个人打过照面,却实在不能说相知。毕竟我们没有与之朝夕相处、相濡以沫,它没有成为我

们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是,“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是多么不同。这个人一落生就在这里,这片土地生他,养他,磨炼他,给过他痛苦、羞辱和光荣。他是它真正的儿孙。这里的一切都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他的头脑、骨骼、血液。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个地域。“世间的书大多是写在纸上的,也有刻在竹简上的,但有一部关于高密东北乡的大书是渗透在石头里的,是写在桥上的。”(莫言:《会唱歌的墙》)那写在桥上的一切只有莫言了解。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打开他的百宝箱,变幻出让人们目瞪口呆的“花样”。读过莫言的人恐怕都有过慨叹,似乎中国还没有哪位作家像莫言这样“富有”。

高密东北乡的风物和人事在莫言身体里刻下怎样显著而深远的痕迹,只要读他三十年来的作品便可了解。一切都进入了他的文学疆域:过早辍学,被人耻笑面容丑陋的他在村里放牧;躺在草地上看蓝天和变幻的云彩,想着如何获得磨坊主女儿的青睐;更多的是听故事,久远过去的和正在发生的故事。这位少年长了一双与众不同的、像吸收器一样的耳朵,它吸收高密东北乡的一切,故事、人物、情感、爱恨,借助它的帮助,他“声无巨细”地将一切纳为己有,沉积在内心。那在集市上滔滔不绝的“说书人”的每一句话都顺着风进入少年人的心里,他像复读机复述他们的故事,他模仿他们的“滔滔不绝”“舌灿莲花”。奇幻、诡异的故事发生在他的作品里,也似乎再自然不过了。

蛙声齐鸣的夜晚

我被《蛙》里一个场景触动。小说中的姑姑一个人走夜路,两边是一人多高的芦苇。一片片水被月光照着,亮闪闪的。这一刻,姑姑听到了叫声,“蛤蟆、青蛙,呱呱地叫。这边的停下来,那边的叫起来,此起彼伏,好像拉歌一样。有一阵子四面八方都叫起来,呱呱呱呱,叫声连片,汇集起来,直冲到天上去”。就是在那个夜晚,书中的姑姑体会到恐惧。“常言道蛙声如鼓,但姑姑说,那天晚上的蛙声如哭,仿佛是成千上万的初生婴儿在哭。姑姑说她原本是最爱听初生婴儿哭声的,对于一个妇产科医生来说,初生婴儿的哭声是世上最动听的音乐啊!可那天晚上的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

蛙声如泣诉,姑姑惊恐地跪在地上,像青蛙一样爬行。“这时,姑姑说,从那些茂密的芦苇深处,从那些银光闪闪的水浮莲的叶片之间,无数的青蛙跳跃出来。它们有的浑身碧绿,有的通体金黄,有的大如电熨斗,有的小如枣核,有的生着两只金星般的眼睛,有的生着两只红豆般的眼睛。它们波浪般涌上来,它们愤怒地鸣叫着从四面八方涌上来,把她团团围住。”

姑姑想逃跑,在奔跑中她回头看,那景象令她魂飞魄散:“千万只青蛙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叫着,跳着,碰撞着,

拥挤着,像一股浊流,快速地往前涌动。而且,路边还不时有青蛙跳出,有的在姑姑面前排成阵势,试图拦截姑姑的去路,有的则从路边的草丛中猛然地跳起来,对姑姑发起突然袭击。”

姑姑恐惧,因为姑姑知道,那万千青蛙是她曾阻止出生的生命;她知道,那“蛙”声一片,是“哇”声一片,也是“娃”声一片。那些被扼杀在胚胎里的生命,就这样在某一个夜晚集体向姑姑追索、声讨。生活在这片天空下的中国人,每个人都不能不被这奇幻场景刺痛,它如此有象喻色彩,它如此具有清晰的指向性。姑姑遇到的场景是真的吗?也许它们只出现在我们孤独的梦里,但那奇幻场景下的隐秘疼痛,却早已在我们身体里种植。

人们内心无法言说的疼痛就这样被莫言笔下蛙声齐鸣的“奇幻场景”唤醒了。《蛙》像莫言其他小说一样,写得茂密茁壮,幽深而诡异。尽管它直面当下现实,但又具有荒诞性和传奇性。

姑姑名叫万心,她是一位助产士,曾经的高密东北乡的送子观音,后来成为当地计划生育政策的基层执行者。以姑姑的一生为镜,《蛙》书写了中国生育制度的巨大变革。

作为小说人物,姑姑很“典型”,她的身与心,都是国家意志与民间伦理紧张对抗的角逐场。她追逐正值生育期的男人或女人,她威胁孕妇家庭要点火烧房……她遇到抵制,哭泣,鲜血,咒骂,但她“真理在握”,一往无前。逐渐降低的人口增长数字显示了姑姑们工作的切实有效,但是,你很难说国家

意志攻无不克,在今天的农村,在有着亿万身家的富一代和富二代的家族里“独生子女”并不存在,而小说中姑姑助手小狮子退休后对生育儿子的热衷更是这场“较量”的深刻隐喻。

这是多么艰苦卓绝的战斗和争夺!围绕着身体,进行着一场拉锯战,不屈不挠地争夺对身体的支配权和所有权。那些有着茁壮生命力的身体,在现实面前遇到了何等的磨难:做了结扎的男人们觉得自己不再是男人,性功能出现问题。更让人感慨的是女性身体。被追赶的孕妇张拳老婆多么渴望跳到河里逃脱,以生下她已快足月的孩子——被救上来时,每一个人都看到了她双腿间流出的鲜血以及她和孩子都将死亡的命运,面对无情的姑姑,这女人流出了最真切的诅咒:“万心,你不得好死!”叙述人蝌蚪的妻子王仁美终于怀上二胎,姑姑堵在她家门口,在劝说和威胁之下王仁美答应把已经成形的孩子引产,最终留下凄惨的遗言:“姑姑,我好冷呀。”美丽的侏儒女子王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早产了第二个女儿陈眉,也留下她对姑姑带血的感激:“谢谢你让孩子来到人间。”……

这是为生存而生育的村民,这也是为生育而死去的高密东北乡人——当他们以极具戏剧性而又不无真实的面容出现时,《蛙》里便包含了“生育何以为生育”“生存何以为生存”的谜题。莫言有着这个时代一位书写者应该有的敏锐,他有非同一般的现实感,他触到了中国人内心的隐痛,这也是世界关注的焦点。《蛙》书写的是整个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的巨大

困惑——我们该怎样理解人类的生育问题与世界环境的不断恶化？我们该怎样面对自己的生育权和人类的发展权？如果一个孩子只是在母亲的子宫里孕育，他有没有生命权？我们作为人的自由和权利该怎样界定？

姑姑晚年充满负罪感。在夜晚，她听到蛙鸣，意识到那是无数婴儿在哭泣和控诉后，她最终决定嫁给捏泥人的郝大手，希望将消失在风中的那些孩子重塑。此后，姑姑的屋里，东、南、北三面墙壁上，全是同样大小的木格子，每个格子里，都安放着一尊“娃娃”。每个“娃娃”，她都能记起他是哪一天被引产、流产，十八年前、十七年前、十六年前、十五年前……如果他们活着，早已长成翩翩少年！

读《蛙》能强烈感受到莫言的疼痛，整部小说因使用了对日本友人诉说的书信体形式而具有感染力：他为高密东北乡的男女子民们顽固的子嗣观念迷惑，他为走出那块土地的陈耳和陈眉的悲惨命运而痛楚——她们在东丽玩具厂的大火中一个被烧成焦炭，一个被烧毁面容。《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育史，更是几十年来被时代扭结的中国人命运的缩影。小说中有莫言的疼痛感。疼痛感背后是一位知天命的男人的慈悲心。这慈悲是姑姑面对那些“娃”的忏悔，是“父亲”莫言面对那些消失的孩子的眷恋，是兄长莫言对生活在当下的兄弟姐妹命运的深切关注。小说结尾的“戏剧”处理使整部作品进入高潮——小说家使用了戏剧表达的方式，让每一个癫狂而痛楚的人物，姑姑、陈鼻、陈眉，以及郝大手、蝌蚪的戏剧性

命运非同寻常地在一个场景里同时出现。

2010年,第一次读到《蛙》时,我立刻想到少年时代看央视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的场景。那小品戏谑、调侃,是对超生夫妻们的讽刺和规劝,它在电视屏幕上被无数次播放,让我笑得前仰后合,甚至笑出眼泪。直到此刻,我都能听到自己当年年幼无知的傻傻的笑声。《蛙》之后,我无数次为自己当年的笑声羞愧。是《蛙》让那种笑声停止,是《蛙》让所有发笑的人深感羞耻。在这样的嘲笑背后,我们可否听到男人和女人疼痛哭号,可否了解许多母亲要为腹中未曾出世的孩童付出鲜血和生命?我们有何资格嘲笑他们,嘲笑那些父亲、母亲,以及他们那些在肚子里的孩子?在“蛙”声齐鸣的表象之下,莫言说出的是最朴素的道理:那些“东躲西藏”,一点也不好笑;那些疲于奔命,那些如丧家狗一样的张皇,多么需要体恤和理解。

这便是《蛙》的意义,它不是从国家视域讲述三十年来中国生育革命,它是来自高密东北乡的讲述,它是个人的,它是民间的,它来自中国人内心,它唤醒每个人内心最深处的疼痛。

人畜相杂的轮回

《蛙》写的是子宫里的死亡,写的是生的困难,写的是生育、生存,以及生活本身。在创作《蛙》之前,莫言出版了长篇小说代表作《生死疲劳》。在那部小说里,莫言写的也是“生”,

一个人的不断的“生”的“轮回”。当然,写的也是“死”,一个人如何和“死”较量,一个人如何对他的“死”不屈服。

《生死疲劳》元气旺盛,它写的是家族史,大约是从1950年1月1日到千禧年的五十年。主人公西门闹是西门屯的大地主,勤劳,做农活有强迫症倾向,他与我们脑海中的地主形象有所差异——他行善积德,也救别人的命。但他遭受的却是“横死”的命运。他在1950年被押上刑场执行枪决时,内心充满了委屈与不平。对于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的死亡结局,他是“这一个”,他不服。

西门闹真是闹啊,他在阴曹地府里受了两年的煎熬,鸣冤喊屈,即使在油锅里被“炸干”也要申冤。最终,阎王爷同意他“不死”,同意他转世投胎,“活”过来。西门闹死后重生,他转生为驴,死去;转生为牛,又死去;再转生为猪,再死去……一直转生为狗、猴以及大头婴儿蓝千岁。经历了“驴”折腾、“牛”犟劲、“猪”撒欢、“狗”精神,也目睹了五十年来整个家族的恩怨情仇之后,小说的倒数第二章,西门闹再一次被带到阎王面前。阎王问:“你心中,现在还有仇恨吗?”西门闹犹豫之后最终摇了摇头。结局之后,整部小说开始了它本应有的那个开头:“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那天讲起……”又是轮回。

《生死疲劳》里有与众不同的生死观。莫言以“阴曹地府”的形式唤回了我们遥远的文化记忆。不管这样的想象看起来多么迷信、荒唐和不科学,但我们的精神渊源其实就是出自